

河南文史资料

第八辑

(上)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南省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目 录

回忆冯玉祥将军	宋聿修 (1)
冯督接印安民两布告	原载《新豫日报》(58)
附：财政厅厅长薛笃弼到任之演说词	(58)
西北国民革命军与北伐军会师中原的经过	张振江遗稿 (60)
冯玉祥在河南组织民团军的情况	张振江遗稿 (63)
冯玉祥主豫措施	段再丕 王竹亭 葛天民 (65)
冯玉祥主豫期间省会纪闻	申桐生等回忆 王华农整理 (91)
一九二八年宁陵县的县政改革	高步陶 (96)
开封训政学院简述	路庭训 (99)
记冯玉祥的几次讲话	王竹亭 肖凤桂 (103)
来稿摘编 (据康永奇等稿)	编者 (109)
我所知道的吉鸿昌	赵健欣遗稿 (112)
吉鸿昌将军在甘肃	刘大有收集整理 (118)
附：吉鸿昌颂 (甘肃民谣)	雷和收集 (128)
吉鸿昌夜袭临潼	郝成章 (130)
吉鸿昌轶事二则	王仲成 郭定庵 杨景霏 (132)
黄樵松烈士在抗战时期	宋聿修 (135)
我所知道的王铁珊	丁展成 (145)
豫东扶、太、通、杞四县边区的“抗除游击队”	张宗衡 (148)
刘基炎自传	(153)

刘积学自传	(160)
刘纯仁事略	任芝铭遗稿 (165)
马云卿传略	马有甫等 (167)
任镜海自传	(172)
王天纵在鄂西	贺觉非 (179)
海廷璧事略	海绍昌 (181)
沈竹白事略	沈毅 沈达 (183)
时敏行小传	(187)
仁义会会员刘步云事迹	李春泉 (189)
关于二次革命的回忆	徐廷麟遗稿 (191)
张镇芳屠杀河南革命党人之惨剧徐乐三等回忆 尹文堂等整理	(194)
记长寿老人唐道成	王炳亮 (198)
〔 补充 · 订正 〕	
对《樊钟秀和建国豫军》一文的补充	编者整理 (214)
一九三八年至一九四五年河南省 日伪政权负责人更迭情况	邢汉三 (230)

我所知道的吉鸿昌

赵健欣 遗稿

吉鸿昌，号世五，河南扶沟县吕潭镇人。自幼家庭很穷。民元应招募入陆军十六混成旅冯玉祥部当兵。后冯任陆军检阅使驻北京南苑时，吉已当营长。当时我在北大上学。北京骡马市大街醋章胡同有个陈州会馆——旧时陈州府共辖淮阳、西华、商水、项城、沈邱和扶沟七个县，陈州会馆是这七县在北京的人的集会场所，我同吉是在这里认识的。在第二次直奉战争时，冯玉祥班师回京，发动“首都革命”以后，吉仍任营长，驻北京西郊一带。在一个星期日，我和二、三同学去西郊逛颐和园，吉的营部就在园子附近，我们顺便去访问吉。承他热情招待，陪我们游颐和园，并请吃午饭，又邀往他营部休息闲谈。当他谈到冯这次班师回京，推倒直系军阀的头子——贿选总统曹锟，和驱逐溥仪出宫这两件事时，他认为这行动是革命的，是大快人心的。我们也同意他的看法。我们看到吉穿的服装和士兵没有二样，他的住室清洁朴素，院中贴有标语，如“发愤图强，誓雪国耻”、“我们是老百姓的军队”、“我们吃的用的都是老百姓的血汗”、“救国卫民是军人的责任”等等。我们回来时，吉陪着谈着，送出好远。

一九二七年的秋季，我已在北大毕业。回河南，先到开封。正值北伐，我决心参加北伐军。这时冯玉祥所统率第二集团军已到郑州，吉鸿昌在冯部任第十九师师长。我去见到了吉，表示了

我的参军志愿。吉表示欢迎，当向我说明了军中的生活是十分艰苦的，官佐每月只发几元的维持费，工作也很累，怕我干不了。我答应为了革命不怕吃苦受累。他保荐我任十九师的少校书记官。经过总部考试测验，发给了委任状。这时旧军阀张作霖的重兵集结在黄河以北。冯在郑州召集师长以上的将领商谈对策。吉自报奋勇，愿意抢渡黄河驱逐奉军。吉统率十九师至黄河南岸布防。在视察地形后，吉密派便衣，在渡口以西五十里以外集结民船，在一天拂晓之前，以步兵两团在该处迅速渡到北岸，大军随后跟进。事出敌人意料之外，因而敌惊惶失措，四散溃逃，敌军长万福麟徒步脱逃。鸡犬无惊，我军已占据了黄河北岸。敌人失去黄河防线，军心动摇，人无斗志。我军乘胜追击，遂进驻新乡车站。休息整顿后，继续北进，又进驻安阳，先遣队到达磁县，敌已无踪影。后经当地人士向吉建议，于我军夜渡黄河处树立石碑，上刻“天堑飞渡”，以作纪念。

吉统率十九师在河北驻防两个多月，又调回郑州整训，不到一个月又调往豫东一带。在许昌、漯河等处解决了吴佩孚部马吉第和靳云鹗的部队，并把吴部所收编的土匪牛绳武部包围消灭，克复西平县城。这时旧军阀张宗昌、褚玉璞的直鲁联军约两万精锐部队，由鲁西猛进，直扑开封，已到达兰封、考城一带。吉奉命担任正面堵击任务。敌人以优势兵力，并附有战车一列，集中炮火向我军猛攻；我军沉着应战，弹不轻发，战斗激烈，直到天晚，我军仍能保持原有阵地。当夜，吉秘密选拔了少数的奋勇队迂回到敌人后方，破坏铁道，截断敌战车的退路。我军为了争取主动，连夜准备，在拂晓前，分三路向敌猛攻，吉亲在前线指挥，持大刀督战，官兵人人奋勇，有进无退，白刃肉搏，杀声震天，卒将顽敌击溃，俘获战车一列和很多武器。

一九二八年十月，吉奉命由豫东进军鲁西。这时，防守曹县一带的敌人，是直鲁联军的姜明玉一个军。在北伐军初到河南

时，姜曾派亲信向冯玉祥接洽投诚，受冯命编为军，冯派郑为前敌总指挥，田作霖为前敌总执法兼曹县县长，都驻在曹，指挥姜的部队。后来姜中途叛变，田自杀，郑被械送到济南，宗昌杀害。姜这一个军号称两师，又收容了直鲁联军由豫东逃的残部，人数不少，枪弹也很充足。姜探得吉部前进的消息，些畏惧，决意负隅固守。时值秋收以后，姜部把四乡粮食大部中城内，城周构筑工事，作持久防御准备，一面向济南张宗昌援。吉到达曹县，了解敌情后，一面准备攻城，一面电冯报告，并请另派部队向东推进，以免敌援军前来，致我方顿兵坚城之下，腹背受敌。吉为了不使地方糜烂和军民牺牲，几度派人传话姜明玉开城投降，保证姜的安全。姜也为了缓兵待援，迭次派其县长孙某缒城出来，接洽改编条件。如此持续了两个多月。吉知姜终无诚意，乃暗中布置坑道爆炸，于一九二九年二月上旬，发动火机，炸倒城垣一处，大军进入城内，经过半天的巷战，克复了曹县，姜明玉自杀，师长以下被俘。吉部在曹县整顿了三个月，继续北进，沿津浦线追击敌人，直到天津附近的杨柳青镇，旋又调回山东。这时，日寇占领胶济铁路，济南也沦陷，山东省政府在泰安成立。省府要各师保荐堪任县长的人选，吉将我推荐代理曹县县长，共五个月，值冯蒋决裂，冯军退出山东，我也辞职回家。

一九三〇年八月，吉带少数随从乘汽车来到淮阳城内，到我家晤谈。说他离开山东后，又被派到甘肃当师长，不久又兼代宁夏省府主席，今年夏又调到河南作战。现在战事结束，冯玉祥已下野，他的队伍被蒋介石编为二十二路军，共辖三十和三十一两个师，他任二十二路军总指挥兼三十师师长，队伍调到淮阳休息。并诚恳约我帮忙，次日又给我总部上校秘书主任的委任状。吉部在淮阳约驻一个月，就调潢川一带驻防，总部驻潢川城里，其余部队分驻光山、固始、商城、息县一带。次年元月，秘书长

何孟元病故，调我继任。同年七月，调我为总部军法处长。不久又派我去淮阳招募学兵。我到淮阳不到一个月，接潢川总部参谋处电报，叫我停止招募，即日回防。我回到潢川，才知道吉已离职走了十几天了。二十二路军的队伍由豫鄂皖边区督办李鸣钟接收，另派吉为考察军事专使去欧洲考察。据同事们谈，吉这次下台，是蒋对吉不满，说吉对红军长久不战，疑吉别有企图。我在办理出差交代手续后，李鸣钟派人挽留我，我婉词谢绝回家了，原因是我认为吉这次下台与李有关系，是吃了李的亏。吉在欧洲游历了半年回国交差后，回到天津法国租界住闲。我到天津去看他，住了几天。在我走的时候，吉给我写一介绍信，要我到济南去，因为山东省主席韩复榘和吉是老同事，感情尚好，韩的军需长李兰坡从前跟吉多年，也有感情，吉这封信是写给李的。我到济南见李，不久李介绍我到青岛印花税局去当文牒，干了几个月，后因局长下台，我也不干了。

一九三三年春，响应中共的团结抗日号召，冯玉祥、方振武和吉鸿昌等在张家口组织抗日同盟军，通电抗日，并责备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主张收复失地，要求各方支援，共同救国。吉担任前敌总指挥，收复张北四县。我任总指挥部军务处长。吉把平生的积蓄都拿出来，倾家助军。部下也为了抗日救国，情愿不支薪金，不计待遇。京津一带的学生纷纷前来，要求参军的很多，都受到热烈欢迎。吉鸿昌率军在张北县集结，出发北进，沿途先后收复了宝昌、康宝、沽源等几个名城，直向伪军根据地——多伦（即喇嘛庙）挺进。经过几次激烈战斗，击溃了据守多伦的伪军李守信部，我军进驻多伦县城。抗日同盟军的胜利吓坏了妥协卖国的蒋介石，他一方面派大军进迫张家口，一方以宋哲元为察哈尔主席，给冯玉祥以下台余地。宋亲到张家口护送冯到天津，再由韩复榘派人接冯到泰山。

吉鸿昌在张北县同方振武商议对策，决定联合平津一带的东

北军，夺取平津。这时吉就令北进的部队节节后退，收复的失地得而复失，吉部转向平津进军。北平军分会主席何应钦为了阻止我军前进，派商震、黄杰和关麟征等几个师前来堵击，并派飞机轰炸，我军沿途伤亡甚重。地方部队和地主武装，也出没在山头上向我军射击。我军每天都在飞机和枪弹下行进。经过顺义县境的南法信、北法信两个村庄，部队停下来做饭吃，飞机来了，发现造饭的炊烟，大肆轰炸和扫射，把房子都炸成一片瓦砾，伤亡的官兵很多。最后敌军越来越近，飞机也越来越凶，为了躲避敌机，人都散开，我和吉走散了。听说由北京来的外国红十字会人员保护吉离开部队安全到了天津。战斗停止了，商震派人前来接洽，同事们多换装走去，我也趁机离开，经通县住了一宿，去北京搭车赴天津看吉，听说吉已入医院养病，遵医嘱概不会客。知吉已安全回津，我才放心。在津不愿久留，也不敢回河南家乡，就搭车去济南了。次年春间，李无尘对我讲吉鸿昌被蒋谋害的经过，说吉在天津受骗去国民饭店，被蒋的特务打了一枪，肩部受伤。何应钦派人与天津法国领事说通，把吉引渡到北京后枪杀了。并说冯玉祥在泰安曾急电蒋营救无效。韩复榘对这事也很寒心。李又劝我一时不要回河南，说那边都是蒋的嫡系，在济南较安全。

吉鸿昌为人朴实直爽，对人和蔼谦虚，无一般旧军人的粗犷桀骜之气。对士兵也能作到同甘共苦，深入下层。在任师长和总指挥的时候，常在连里住，和士兵们同甘共苦。无论在哪里驻防，遇到农忙的时候，总是派兵帮助农民收割播种，并把骡马借给无牲畜的贫农，而且不要用户喂养。他作战勇敢，战斗激烈的时候，总是手持大刀到前线指挥督战，大家给他送个绰号叫“吉大胆”。北伐时他带的十九师没有打过败仗，威名很高，有“铁军”之称。军纪很严，真能作到兵不扰民，兵不许擅入民宅。在曹县出发北进时，正值农历三月，下令严禁践踏麦田，有两个骑

兵违了禁令，当即集合队伍讲话，违令者受到严惩，并将营长以下的官降职记过，班长也受到棍责。吉在用人方面，不论亲疏，能作到大公无私。吉在潢川时，有个胞弟老三（忘了他的名字）从家来向吉要求工作，吉不允许，别人替他要求，吉说这个弟弟不能吃苦受累，这里的事他干不了，还是叫他住几天回家好。吉老三来几次，始终不给工作。对受伤的官兵，吉经常亲到医院慰问，并给钱花；伤势严重的，吉亲给他们洗澡。吉很重视和信用知识分子，经常叫他们帮助官佐学文化，吉也跟着学。吉每天总要看报纸，还临帖习字，看新书。他在北京临就义时，言笑自若。

一九六四年四月十二日

（本文是漯河市政协征集的。作者赵健欣，河南淮阳人，解放后在漯河市做中医，已于一九七九年病故。）

吉鸿昌将军在甘肃

刘大有 收集整理

一

一九二五年，甘肃督军陆洪涛因病辞职，段祺瑞派冯玉祥主甘。冯无意渡陇，委派他的第一师师长刘郁芬为甘肃省督军。

一九二六年春，吴佩孚联络张作霖的奉军，向西北军进攻，激战于京畿一带。同时吴指示刘镇华向西安进攻。吴为了扩大势力，曾先后渡陇游说拉陇，委任陇东镇守使张兆甲为甘肃督军，陇南镇守使孔繁锦为省长。张、孔为陆洪涛旧部，陆在甘时，他们独霸一方，残害人民，群众痛恨他们，称张兆甲为“张狼”，孔繁锦在陇南横征暴敛，铸造大量“孔造”的铜币，搜括民财，又残忍嗜杀，人称“陇南土皇帝”。

刘郁芬主甘，张、孔畏于西北军的实力而暂时归顺。待刘整理地方军政事务时，他们就大为不满。当时他们认为西北军忙于南口之战，无暇西顾，刘的力量也较单薄，于是张、孔受吴佩孚的指使，开始蠢动，分路向兰州进逼。张兆甲的部队已占据了离兰州只有几十里路的桑园子。刘郁芬腹背受压，向冯玉祥告急。冯派吉鸿昌的三十六旅前往增援。吉旅由内蒙星夜急行军，于六月中旬抵达兰州，解省城之危。援军既到，刘即部署反攻。令孙良诚以吉鸿昌、梁冠英两派占据会宁，向祁家大山的张兆甲反攻；另派张维玺旅反攻临洮、陇西的孔繁锦。张、孔土顽，平日

作威作福，军队腐败，经不起西北军的打击。张维玺端了孔繁锦的老窝天水。吉鸿昌旅奋战祁家大山，击溃张部；又经六盘山、三关口诸役，迫使张兆甲放弃平凉，龟缩于庆阳西峰镇。吉旅不顾烈日炎炎，连续作战，一鼓作气，收复了西峰镇。又将环县、正宁、合水的溃散残敌全部解决。八月底，张、孔势力被彻底荡除，陇上局势得到稳定。甘肃群众称赞吉鸿昌说：“司令长的威，头大面又黑，口似河马声似雷，体如罗汉鼻如锤，行路赛过勇张飞。你看他威不威！”

这年五月，冯玉祥从俄国归来，誓师五原，响应北伐，计划平甘援陕，联晋图豫，与北伐军会师郑州。吉旅又奉命出陇，浴血奋战，打退了刘镇华，解了西安之围。吉晋升为十九师师长。一九二七年五月至二八年八月，吉鸿昌率部出潼关，连克洛阳、巩县；夜渡大河，奇袭奉军；打红枪会，挺进山东，直逼津郊。后在泰安驻防。不久赴陆军大学就学。

二

吉鸿昌一心为国为民，很少想到家室。增援兰州时，吉将军已年过三十，尚无妻室。兰垣的一些达官贵人，都知道吉鸿昌是刚正勇武，能征善战，前途不可限量的“虎将”，很多人为他说亲，介绍高门闺秀，都被谢绝了。

当时出生于兰垣小康人家的胡红霞，毕业于兰州女子师范学校，她在校期间是各科成绩优秀的高才生，思想进步，倾向革命，对西北军入甘涤除劣政，颇为赞许，对吉鸿昌的为人也很敬慕。经人介绍，吉鸿昌了解后同意，他们结成了志同道合的革命伴侣。

吉鸿昌平生好学，不耻下问，拜妻子胡红霞为师，经常向她学习文化、书法。胡红霞和吉鸿昌互爱互助，教学相长。当时吉

鸿昌与西北军内的共产党员交往比较密切。胡红霞还帮助他阅读一些马列著作，并教他唱喜爱的《国际歌》。

三

吉鸿昌是西北军里思想进步的将领，赞成共产党的主张，经常与共产党派在西北军内工作、在甘肃兰州建党的宣侠父和陕西省委负责人魏也平来往。

当白色恐怖的腥风刮到陇上，吉将军帮助他的部队中的共产党员安全转移。待这股清党的逆流稍有收敛，他的部队又招收学校毕业的进步青年。这引起吉将军的一些同僚的不满和中伤，说他出身卑微，野心勃勃，有“赤化”嫌疑，就劝冯玉祥杀吉将军。终以冯玉祥爱惜人才，念他南征北战，屡立战功，未加害于他。

吉将军的一些亲信，不明白他为什么倾向共产党。吉将军向他们简明的解释说：“共产党为国为民，我也是为救中国才当兵的。”

四

一九二八年四月，被土匪围攻的河州告急，刘郁芬调陇上的各路兵马驰援。驻防天水的佟麟阁率十一师刘兆祥的三十一旅约二千多人以及十一师独立的机关枪连、炮兵营、手枪队、工兵营、辎重营前往驰援，留李松崑的三十二旅防守天水。最先增援河州的商文亮新编三十三旅驻宁定，遭全军覆没。十一师经兰州过唐汪川，五月中到达河州，正值战斗紧张，土匪挖地道，用抢来的炸药轰开河州城的一角，蜂拥猛攻，眼看县城不保。城上几挺机枪，轮番猛烈扫射，击退了土匪多次冲锋，组织人力，抢堵

了城墙。河州镇守使赵希聘乘援军刚到，出城攻克了近在咫尺的八场。八场树多墙高，近逼县城，威胁河州城防；为解除这一威胁，将八场一火焚之。当时河州城内住的是汉人，八场住的是回族。八场有千家万舍，很多店铺，比河州城还繁华；八场还有马廷骧的大公馆“少将府”以及一些上层人物的豪华宅第、楼台亭阁和清代建造的清真寺，都在滚滚的烟火中化为乌有。因无人救火，一直燃烧了几十天。

待吉鸿昌从山东经兰州赶至河州时，平凉镇守使陈玉耀部、佟麟阁的陇南十一师、兰州的戴震宇师约两万人，在河州已被土匪围困了数月。城内没有粮食，兵士就杀战马军骡充饥，有时还冲出城，边作战边抢收一些麦子。脚手不快的士兵被土匪抓去，遭到惨杀。九月，从兰州到河州的大路修好，押送来大量军需给养，特别是许多威力强大的重炮，土匪叫它“扫地平”。经过北原大战，粉碎了马仲英匪徒对河州的围攻。十月以后开始清乡，追剿残匪。戴震宇清西乡，陈玉耀清南乡，赵希聘处理河州城的善后事宜，留十一师刘兆祥的三十一旅清东乡。这时吉鸿昌已接替了佟的十一师师长之职，佟另有任用。吉率师部的步、马、炮、工、辐一千多人回防天水，沿途肩负追剿残匪的任务。这支部队经吉将军整编补充，到天水已发展到一万多人，一九二八年底改番号为三十师。

五

吉师从河州开拔，经南阳坡、宁定的太子寺抵临洮，入城休整了两天，向渭源、陇西方向进发。晚宿离陇西城只有四十华里的首阳镇。士兵刚做好饭，突然命令紧急集合，准备出发，做好的饭都送给老百姓。原来十一师炮兵营张营长护送佟的家属赴兰，行至陇西城，马仲英部残匪从甘南地也逃奔陇西，已占北

关，张营长即派人赶来求援。吉鸿昌发挥他行军神速、出奇制胜的特点，部署好兵力，令分头执行作战计划。他率师部驻十里铺督战，令丁相坤团在陇西北山伏击断后，以收全歼之功。第二天拂晓，攻克土匪的据点。当时土匪正睡大觉，做梦也想不到吉鸿昌的神兵已攻到眼前，有的土匪连衣服也来不及穿，就纷纷溃逃。丁相坤团黑夜因向导错引了路，部队驻守城东二十里铺，结果耽误战机，让土匪钻空子东逃。执法如山，赏罚分明的吉将军，立即令军法处就地枪毙丁相坤，几经大家劝说，电请刘郁芬批示，才免了丁的死罪。

六

马仲英残部万余人如惊弓之鸟向东逃，沿途无人阻挡，攻城拔县，烧杀淫掠，罪恶滔天。武山、甘谷相继失陷。吉师尾追至甘谷，匪又向秦安遁去。狡猾的马仲英声东击西，妄想发挥匪军多是骑兵的特点，把吉军拖到秦安，乘其疲惫、无力作战之时，他好直捣富庶甲陇上的秦州，补充给养，再与之周旋。吉将军识破敌人的阴谋，停止向秦安追击，改道直奔天水，给敌人准备好了天罗地网。

部队一日赶行了一百二十多里路，傍晚到达秦州，偃旗息鼓，入城埋伏，命令不准开枪喧哗，暴露目标。当晚，土匪先头部队已占据距秦州城不过十五里、只有一山相隔的南河川一带。敌探四处侦察，以为秦州是无重兵防守的空城，后面的吉师还未赶到。第二天上午，土匪占领天水北山高地要道，把城团团围住，并逐渐向城垣逼攻。秦州百姓看见群匪如蚁，直扑过来，人心不免惊惶。六城团总向吉将军请战，吉鸿昌虽在匪众兵临城下之时，仍然毫不恐惧，照常在大衙门口的操场上练武。九时多，城防各路告急，北关中和门一带土匪已架云梯抢攻。团总赵慕华

再次向吉将军请战。城上民团几百人按照计划不断向土匪叫骂，引他们全部进入包围圈内。这时吉将军命令隐蔽的大炮向敌群猛轰。土匪被炸得人仰马翻。霎时，城内便衣队一齐向敌群猛冲。土匪如遇晴天霹雳，惊慌失措，四散奔逃。各路口早有奇兵埋伏，几经围追堵截，土匪溃不成军，被消灭殆尽。只有负伤的马仲英狼狈逃脱。吉鸿昌乘胜派部队往陇南各县清剿。当时有民谣云：“司令极认真，救了几万人。旅长李松崑，追到张川城。残敌杳无踪，还要追着寻。跑得腿子疼，土匪断了根。”

七

秦州大捷，使这座陇上古城免遭一次浩劫。城里的人民群众杀猪宰羊，犒赏全体将士，并举行了隆重的欢庆大会。首先是团总赵德华代表秦州各界讲话。他说：“这次土匪来攻秦州，要是没有吉爷爷，我们早就变成刀下鬼了。”他讲的虽是粗俗土话，惹得大家发笑。但是事实却真是这样。吉将军在讲话中说，这次战斗，因为乡亲们多次请战，不好不准，行动有些过早，打草惊蛇，使匪首漏网。秦州老百姓为了表彰吉将军的功劳，编了许多雅俗共赏的民谣，如：“中华民国十月半，土匪要把秦州占。秦州人的洪福重，连夜来了个吉司令。吉司令的脾气躁，拉了两台迫击炮。打皇城来夺堡子，抓住土匪倒肚子。”自民国以来，秦州人民心目中一直是兵匪不分，唯吉鸿昌所带的部队才是他们第一次见到的“不扰民，真爱民”的军队。

吉师驻秦州，先到岷县、西和、礼县、徽县、成县、两当县，将“白、王性阴险，扰乱我陕甘，罪恶千千万”的白云和王右帮股匪击溃。还惩罚了一些勾结土匪、民愤极大的土豪劣绅。每至一地，召集群众开会，组织防卫力量。土匪死的死，逃的逃，百姓得以安居乐业。陇南安定了一个时期。

八

吉鸿昌在水驻防时，遇到百年未有的大旱，灾及西北数省，陇上最为严重。民国十七年未降雨，夏秋收成落空。十八年春上青黄不接，灾民涌向城镇，流离道途，倒毙街巷，惨不忍睹。吉师虽然给养很少，仍然动员官兵节衣缩食，救济灾民，并挤出马、骡饲料作为救灾粮食。吉将军一面指示地方开仓赈灾，一面令部队每天煮几大锅稀饭，供应灾民，群众叫“放舍饭”。有时他亲自到乡下了解灾情，设法救济。天水群众都把吉将军当做救命恩人。当时有歌谣传颂：“民国十八年，是个大荒年。饿死人民千千万，抹目伤心不忍看。司令心焦如刀剐，节衣缩食他领先，司令讲话泪涟涟。”

九

吉鸿昌治军纪律严明，信赏必罚，不准部队扰民。他接任不久，十一师往陇南各县清剿土匪，部下有抢掠民财的，一个连长还强奸了民女，他召开大会，立即将这个连长处死。这支部队很快成了仁义之师。

吉鸿昌出身行伍，了解士兵的苦楚。他严禁打骂士兵、克扣粮饷。经常和士兵拉家常，同吃饭。若发现饭不好，就责问管理人员是不是又“喝兵血”了。有时甚至晚上查营时悄然睡在战士中间，查听呓语中吐露的长官亏待士兵的真情。有时夜晚吉鸿昌装扮成拾粪的老乡，检查营场的岗哨是否负责。当时十一师部队里流传这样的歌谣：“站岗要小心，枪弹不离身。司令真殷勤，伪装要偷营；假当拾粪人，巧计进兵营；黎明要问清，不管什么人，严查枪把打，嘉奖定赏银。”

吉鸿昌补充新兵，喜欢挑甘肃农民，因为当地生活艰苦，农民性格憨厚直爽，部队的大米白面吸引穷哥儿效力卖命。流传的民谣说：“选兵爱挑甘肃人，个个都是老实虫；上阵真英勇，杀敌不顾身；不取巧害人，真是良好兵。”

十

一九二九年二月，吉鸿昌在水天举办了空前规模的陇南国术比赛大会，目的是为了增强民众体质，除去“东亚病夫”的耻辱称号。

比赛前，吉将军做好各项准备工作。陇南十四县各国术馆选出参加武术比赛的共有三百四十六名，宁远县（今武山）选出二十一名。

因为天灾人祸接连，当地人民的生活比黄连还苦，武术家大多来自农村，衣服破烂如叫化子。吉将军不但安排好了他们的食宿，而且每人从头到脚发了一套新装：黑布做的豪杰帽，蓝布衣裤，一双“清水”麻鞋。体现了吉将军对人民的关心。

二月二十六日，陇南国术比赛大会正式开幕。各县赶来的观众把天水东教场挤得水泄不通。先是阅兵，吉鸿昌的三十师步、马、炮、工、辐万余人的队伍，步伐整齐，绕场一周。阅毕，队伍和群众依次坐下。吉将军讲演了举行这次国术比赛大会的重要意义：“提倡国术，挽回国民萎靡颓唐之风，培养武术道德，严禁邪僻举动；养成捍卫身家乡里之技能，造成强健国民、除去东亚病夫之讥消。……”吉鸿昌的讲演印成册子，散发给与会人员。

主席台上还有三十师的参谋、旅、团长和各县的各界代表。头一天是表演武术。吉鸿昌亲自丈量比赛场地。武术健儿表演绝技，十八般兵器样样俱全。吉将军最感兴趣的是“耍鞭杆”，又